

中国普陀山的古代朝鲜半岛访客们

□楼正豪 胡悦

历史上,到过中国普陀山的古代朝鲜半岛人士不计其数,从“新罗礁”“高丽道头”等地名的出现便能知晓。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描述昌国县宝陀山时称:“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祈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者。”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七《梅岑山》条载:“梅岑山在县东二百七十里,四面环海,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谓之放洋。”在史籍中留下姓名的古代朝鲜半岛造访者有高丽名臣金富弼,高丽忠宣王王璋,高丽僧慧勤,朝鲜漂流民金泰瑛、崔斗灿、梁知会、金光显等。

一

韩国现存最古正史《三国史记》之纂者金富弼(1075~1151)既是史学家,又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曾三次使宋,第一次是在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七月,作为文翰官随使团入宋;第二次于高丽仁宗四年(1126)九月,以枢密院副使官职率使团如宋;次年的仁宗五年(1127)五月,金富弼第三次使宋,到达明州后,“会金兵入汴,道梗不得入,癸卯乃还”。金富弼三次皆由明州港进出,有在普陀山停留机会,正好于朝鲜文人徐居正编纂的《东文选》里发现了一首金富弼所作的七言律诗《和副使侍郎梅岑有感》,《普陀山诗词全集》未收录,他无疑到过普陀山。

全诗曰:“中华地尽水茫茫,百尺张帆指故乡。天阔波涛浮日月,雨余云雾衬峦冈。黄昏沸沫惊心白,朱夏浓阴著面凉。虽喜王庭行复命,犹思帝所乐洋洋。”从诗题、首联、尾联来看,金富弼怀着愉悦心情,顺利完成国家使命,即将荣归故乡,其情景当发生在第二次使行回国时。因为1126年这次,他正是使团大使,拥有与副使侍郎唱和的身份。

近两百年后,普陀山迎来了一位高丽国王——忠宣王王璋(1275~1326)。由于高丽曾是元朝的“驸马国”,高丽国王皆须来中国朝觐或宿卫,作为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长子的忠宣王王璋,曾十一次入元。延祐六年(1319)三月,至燕都……是春,南游江浙……辛卯(1351)春,抵宝陀洛迦山,拜观音。”慧勤在中国求学十年,回国后受封王师。

紧接着参访普陀山的高丽人,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的慧勤禅师(1320~1376)。据《慧勤塔铭》载:“寻师中国之志决矣,戊子(1348)三月,至燕都……是春,南游江浙……辛卯(1351)春,抵宝陀洛迦山,拜观音。”慧勤在中国求学十年,回国后受封王师。

二

高丽时代有名可考、到过普陀山的朝鲜半岛人拥有政治家、国王与求法僧等身份。进入

朝鲜时代,两边都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朝鲜使臣都是通过辽东前往北京,根本无法领略江南风光,能够到访普陀山者,只有随风而来的漂流民了。

1687年,济州人金泰瑛一行出海遇风、漂至安南,后由在安南的浙江商人送至中国。1688年11月29日,他们在舟山候风,几日后登临普陀山,普陀院方丈赠诗一首:“万国原来只一家,衣冠文物等中华。有缘得晤诸公面,千里风云信手拿。”半个月后出港,他们顺利回国。1818年4月10日,崔斗灿、梁知会一行在济州岛遭遇风暴,经历十六天漂流,至普陀山。崔斗灿《乘槎录》四月廿六日记内容如下:

余见海上有山,问曰:“是何山?”曰:“普陀。”见山上有寺,又问曰:“是何寺?”曰:“观音寺。”“寺属何县?”曰:“属定海县。”盖宋帝昀为元兵所逐,与张世杰避地处也。在《禹贡》为扬州,在三国时为瀛州,在赵宋时隶福州。青山似画,土海如金,点点岛屿,片片渔船,据名山,尽非虚语也。沙门五百余,皆以熟石布地,地多紫竹林。房舍之多,至于三百六十四刹,一房为一刹,康熙皇帝以银百万两重修者也。华人所谓,天下第一道场也。栋宇之制,则金玉其瓦,锦绣其饰。四廊曲度,周墙复壁,或铜柱,或石门,入者不得其户,出者不知其路。僧徒之衣服履屐,皆以锦绣缘饰。賸生所谓倡优之帝服,墙屋之纹绣,岂或中国之遗风歟?留寺中四日。

梁知会《漂海录》相关日记内容如下:

余问:“此地何地?”答曰:“此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也,即古南粤之地。”仍指水路曰:“此去八十里余,有普陀山观音寺,寺之师僧好施积善,必为救之矣。”即引船促发,才到山边,别遣我等于山涯而去。余乃与众谢德,而攀崖缘峭,列坐盘岩,熬竹休歇,俯视海濶。天晴波阔,万里一色,眼界无边,真天下第一壮观地也。况几死之余,幸得再活乎?山行十余里,十颠九倒,寸寸前进,仰而视之,峰峰石立。总是老人、佛童子、佛也。俯而观之,滔滔波阔,无非犀牛、黄龙触也。至沙门三里许,熟石铺迤,而洞口水田有苗青青。中有大池,水光莹莹,余等纵目聘览,浮楼飞阁,丹碧辉煌,金玉瓦甍,杂以

前世煮海今为诵

许成国

“九月甲申,提榷榷货务张纯峻立淮、浙盐法,增其算”——《浙江通志》第二卷“大事记·绍兴二年”

海是盐的故乡,盐是海的精灵。作为最古老的调味品,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据《越绝书》载,春秋时期,古越国就有海水煮盐业,称盐为“余”,在地之名上至今存留,如余杭、余姚等。到唐中叶两浙盐区形成后,浙江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海盐产地之一,而翁山县(今舟山)蓬莱乡(今岱山)的“岱山场”则为明州六大盐场之一。漫漫岁月里,岱山盐民历煮海、刮泥淋卤、板晒、滩晒等之进程,撑起经济产业的半壁江山。

1

史载唐乾元至永泰(758~766)时,岱山境内已有盐事活动;至宋时,“盐为大宗”“渔盐之利”成为蓬莱乡地的鲜明标志。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两浙提点刑狱、专提举盐事卢秉创制篾盆,按各地海水浓度,核定各场产盐分数。“岱山场”以近海水咸,熬盐所得最多,定为十分;所煎之盐,盐色尤白,供朝廷御用,而历代所置“岱山场”“岱山镇”“岱山巡检司”诸盐监之机构,一时称大,遐迩皆闻。

清嘉庆年间,岱山泥峙盐民王金邦无意之中在挑泥的扁担上发现盐结晶,意识到日晒可以制盐,便创制盐板,易煎为晒,以此方法生产的盐色白、粒细、易溶、品质高,被人们被称为“贡盐”。此迅速在两浙盐区推广开来,成为当时独具特色的海盐制作方

法。洁白盐花的背后,是下层盐户终年熬煎的辛苦劳作。元时天台的陈椿在《自题《熬波图》》中如此写道:

钱塘江水限吴越,三十四场分两浙;五十万引课重难,九千六百户优劣;火伏上中下三则,煎运春夏秋冬月;程严赋足在恤民,盐是土人口下血。

诗中叙录了两浙路海盐生产的规模和季节,反映了当时盐民长年“人面如灰汗如血,终

朝彻夜不得歇”“苦卤苦水苦扁担,苦屋苦路苦海滩”的社会现实。每一粒海盐,都浸透了盐民的汗水和泪水,满是苦涩。

宋景祐四年(1037),柳永任昌国(今舟山)富都盐监。目睹煮海之艰、熬波之难、亭户之苦,这位咏遍了人间春秋的风月词人大为动容,写下了《煮海歌》这篇现实主义诗歌之大作,真实记录了盐户劳作之苦、收入之微、贫困之境况:“秤入官仓得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明代官员、学者朱廷立的《盐政志》上也记曰:“细民之苦,莫亭户为剧。夏日酷烈,人所必避,独亭户反就之。”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苛捐杂税之下,“盐是土人口下血”。清嘉庆年间徐松霖录的《宋会要辑稿》上记下了这样一笔:“亭户无一日不受官司杖责,天下有生之类未有苦于亭户者也。”

上世纪三十年代,为扩大财源、暴敛税收,国民政府在1935年前后颁发了“食盐归堆、渔盐变色”的政策,让盐民的本就穷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刊登在1936年9月号《光明》杂志的《岱山的渔盐民》一文中,作者圣旦用“人间地狱”四字概括当时岱山渔盐民面临的困窘处境。

2

社会变革为海盐生产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制盐工艺的不断改进,盐民们也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步解脱出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岱山在省内率先改造沿袭千年之久的刮泥淋卤旧工艺,岱西摇星浦村在舟山率先改“板晒”为“滩晒”,产量提高一倍多。

改革开放后,岱山建设标准塘、技改滩、标准盐场等,推广平顶保卤池、黑色塑膜垫底结晶等工艺,并首创了盐场黑色薄膜结晶技术,以及采用活动式薄膜代替固定式薄膜的作业方式,照盐年产量达到10万吨,名列全省之首。本世纪初,岱山盐区还研制了刨泥机,解决海水制卤取盐过程中泥沙沉淀导致盐滩淤软的问题,大大减轻了盐民人力负担。这是岱山的

光采。

此后,浙江积极推进盐业改革,理顺盐业体制,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重点塑造浙江海盐稀缺性、独特性和高品味的特色,打造高端的盐科技品牌,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浙江特点的盐业发展之路。

2012年,“岱山海盐”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也是全国迄今为止唯一的盐产品地理标志。盐产业也因绿海制盐“以工补盐”政策实施得到稳定。

随着盐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岱山的一些传统盐业村逐渐走上了多种经营、结构转型升级之路。其中摇星浦村,村集体集中盘活土地,投资改造了盐碱地和低产农田,连片种植优势品种葡萄,邱浣池率先在村里搭起了11座水果大棚,种植葡萄、桃子、梨等水果,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原来的盐区成为了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吸引了许多城市居民来村定点深度游,盐田成为了游客的打卡地,“盐雕”成为了旅游的网红纪念品。盐区家家户户造起了楼房,幸福的欢笑写在了广大盐民的脸上。

盐,蕴藉着越来越鲜美的味道。

3

岱山,这个蓬莱仙岛,曾经晨曦为盐,晚霞为盐;海风为盐,烈日为盐。那一片铺了一摊又一摊的月光,曾行吟在海潮深处,闪动在锅碗瓢盆的叮当里,洒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色香,勾画成岱山先民那种有滋有味、有苦有乐的生活。

这是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变革。曾经,时光是那么沉重,每年7~9月,烈日下、酷暑中,盐民“上磨肩膊,下磨脚底”,黝黑的皮肤与洁白的盐是生活与自然极为鲜明的对比。千百年来,一代代岱山盐民用厚重的老茧、古铜色的胸膛、佝偻的背书写着生存的艰难,用勤劳与坚韧主宰自己的命运、海岛的基因,并沁入历史的骨血。

而今,盐民们把浪花盛开海水赶进一方盐场,不论是“煎煮”“板晒”还是“滩晒”,都以阳光熔铸那一粒粒晶莹的晶体;又利用科技的

力量,不断改进老祖宗留下来的生产技艺,让浙江盐业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这是一种“百尺竿头须进步”的闯劲。网上有一幅“空中俯瞰浙江岱山万亩盐田”照片,一块块旧盐田如同豆腐格子,方方正正地镶嵌在海与陆之间,明净的蓝、明艳的黄、葱郁的绿,色彩鲜明,错落有致。

前边是湖,是一个调蓄湖,主要用于灌溉。湖水是那么清、那么蓝,波光粼粼,涟漪盈盈,有燕子成群掠过。进入中心区域,有一片金黄的海洋——那是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再往前是中心湖,一座景观湖,是岱西农业观光园的中心区域。有4.5万平方米大。此刻,中心湖是那么的宁静与祥和,白鹭在湖面上滑翔,那么优雅。

而最让人惊叹的是一望无际的麦浪,青青的麦穗,波动的麦浪,足以让你思想秋日天空下的麦粒,想象秋光中的那份饱满与丰盈、金黄与丰硕,还有麦穗沉甸甸的羞涩和秋风吹拂的麦香,耳边响起李健《风吹麦浪》的旋律:“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我们曾在田野里歌唱……”如今,“万亩盐田”已经变为“万亩麦田”,东起南浦大浦,西至羊门山嘴,万亩麦田壮美而广袤,阳光下,闪着金黄般的光芒,映着天的蓝、海的绿、鸟的黄,有潮有山有鸟,岸芷汀兰,沙鸥翔集,可垂钓,可恋爱,亦可亲子,夏日月下“听取蛙声一片”。岱西盐田,成为海盐蓬莱最美的风景线之一。

在岱东镇涂口村,一片面积为2万平方米的荒废之地,经过开发平整,将成为游客体验省级非遗项目——晒盐工艺的场地。还有,在衢山桂花盐场,那里的盐民也开始着手打造景点,从晒盐到玩盐,那一粒粒盐所折射的正是时代的嬗变。

当年烟火三百里,灶煎潮边满天星。自五千年前凤沙氏煮海为盐起,冥冥之中,历史似乎已经注定,位处东海之滨的岱山注定会涂抹上盐的浓重底色,并在千百年的岁月里积淀、蕴藉。从“贡盐”到“雪涛”,从盐田之改造、保护到盐文创产品之开发,岱山的盐文化将闪现更多更美的时代光彩,并汇入东南沿海历史文化的滔滔大潮。可以相信,未来,岱山盐之事仍会随风而起。

三

虽然梁知会在《漂海录》说“则唯兹浙江省普陀山观音寺,何以藏奇匿踪,无闻无传”,似乎表示自己在本国没有听说过普陀山之名,但实际上,朝鲜文士们通过阅读朝天使、燕行使从带回的中国书籍,很多人都知晓中国的普陀山。例如朝鲜后期实学家李圭景写了一套百科全书《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在第一册《天地篇·地理类·山》条目写道:“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纳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官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为善才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达拉山也,亦谓观音现身之地。”“厄纳忒可克”是古回鹘语的印度,“土伯特”是吐蕃,明言世界上的普陀山有三处,一在印度,一在浙江,一是西藏布达拉山。

又如,1655年朝鲜通信使南龙翼在日本广岛县的观音信仰道场磐台寺与中达和尚唱和,中达作诗:“试看桑域有梅岑,五五圆通亘古今。自是松风传梵呗,补陀岸畔海潮音。”南龙翼立即次韵和诗,表明“梅岑”是日本与朝鲜文人圈常用的典故。

普陀山在历史上历经磨难,几废几兴,如今迎来了和平发展的美好时代。中韩两国间的人员、物资、文化往来愈加频繁,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将永远延续下去。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